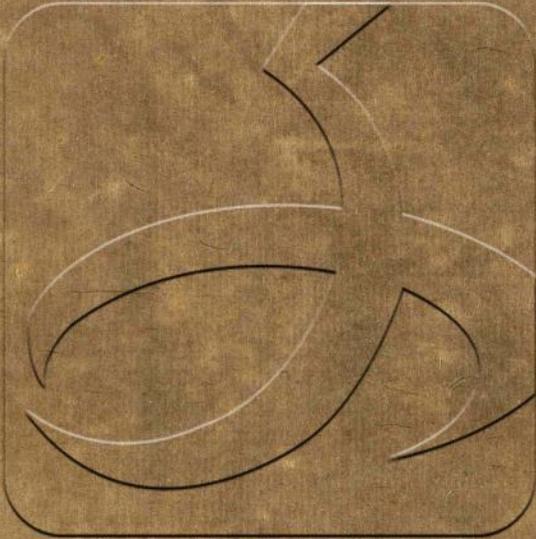


44.199  
4437  
-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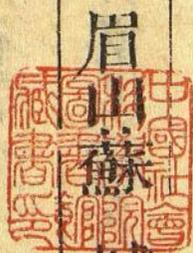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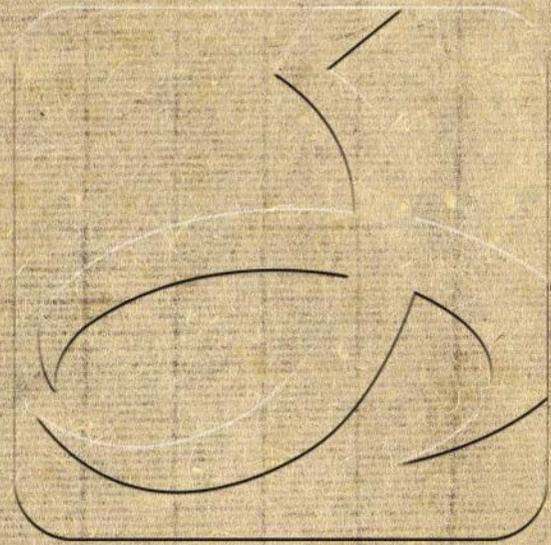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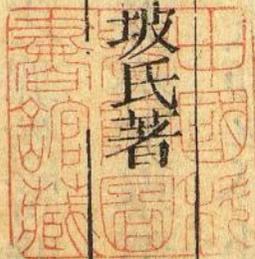
論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  
 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  
 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  
 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  
 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  
 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肯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疆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  
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  
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  
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  
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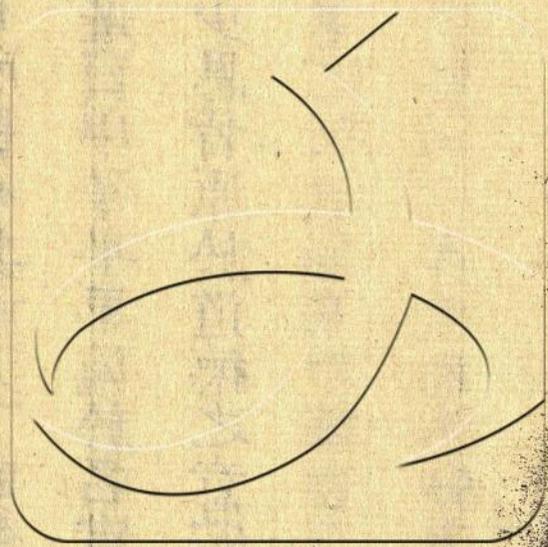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

東坡集卷之五  
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紛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愆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二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留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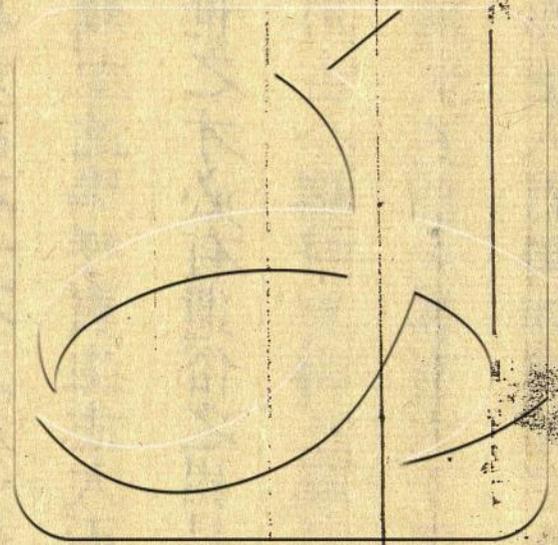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地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

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  
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  
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  
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  
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  
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  
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  
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  
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  
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申屈原  
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  
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  
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  
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  
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  
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  
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

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疆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

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大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

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上而上下而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混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述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卽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

東坡集卷五  
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  
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穆之岐嶷文王之  
不勤瞽鯀管蔡之迹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  
人之所共知者以析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  
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  
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  
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  
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  
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  
荆豫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  
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  
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  
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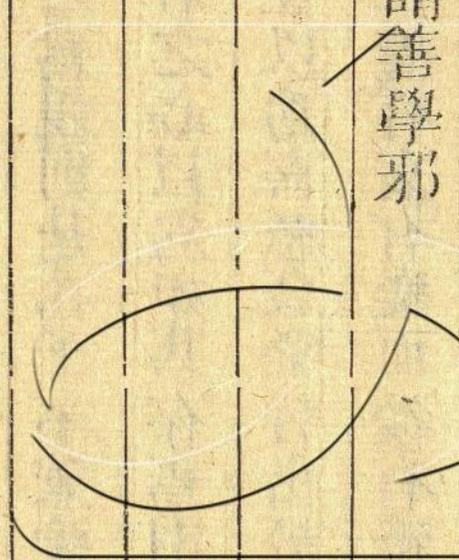
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讐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役乎其各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

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溥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

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思治論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

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汙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主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

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大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舅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

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

好謀而成使不好謀而不成

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

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搜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

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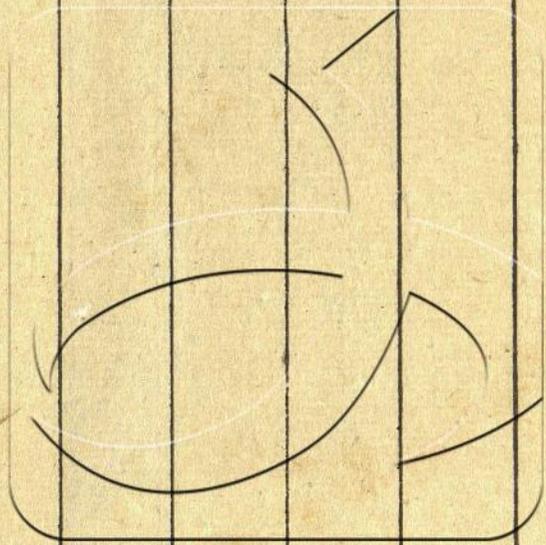
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正統論二首 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

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  
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  
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  
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  
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  
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  
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  
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  
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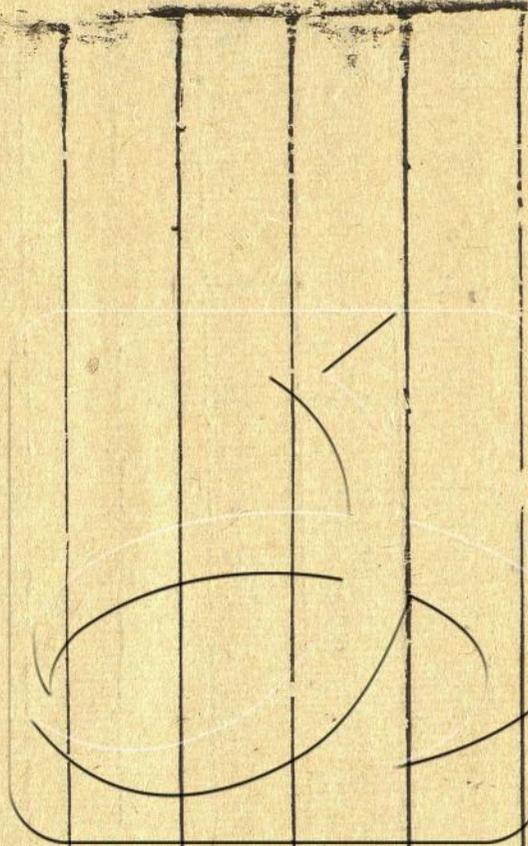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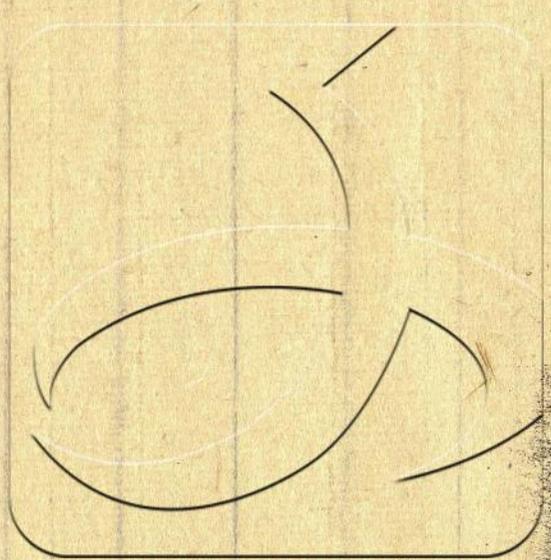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

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邪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旣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

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  
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  
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  
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  
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  
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  
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  
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  
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  
者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  
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  
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  
 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  
 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  
 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  
 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  
 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  
 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  
 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皇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

東坡集卷五  
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以侵

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旣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  
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  
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當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  
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狙  
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  
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  
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  
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  
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  
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  
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  
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干  
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  
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  
爲大臣矣夫

東坡集卷之六

論

論武王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

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  
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  
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  
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  
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  
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  
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  
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  
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  
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  
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  
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  
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  
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  
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  
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  
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  
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殺  
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  
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  
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  
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  
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  
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  
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  
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  
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  
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  
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  
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  
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

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一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

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  
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  
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  
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  
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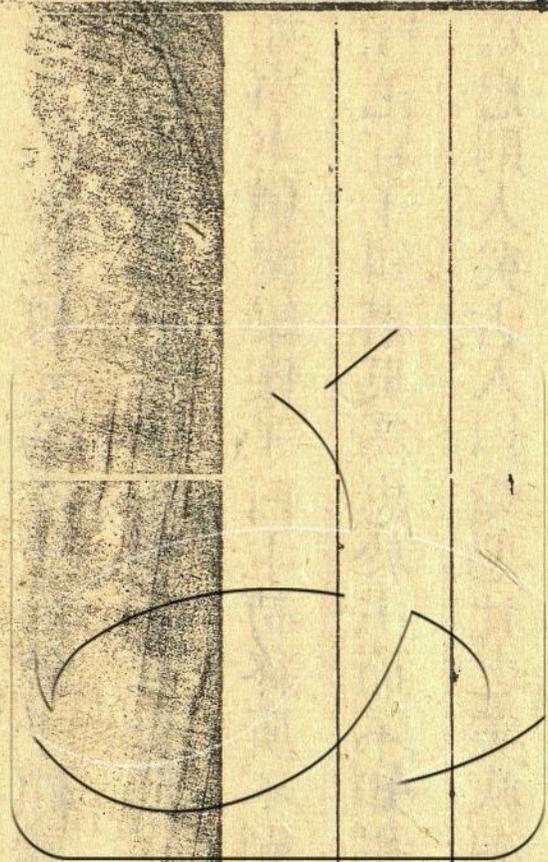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  
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  
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  
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本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  
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  
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  
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  
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

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  
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  
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  
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  
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  
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

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  
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  
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未易簣於病革之中爲  
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名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  
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  
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

石也哉



上初卽位論治道二首代呂申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  
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  
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  
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  
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  
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  
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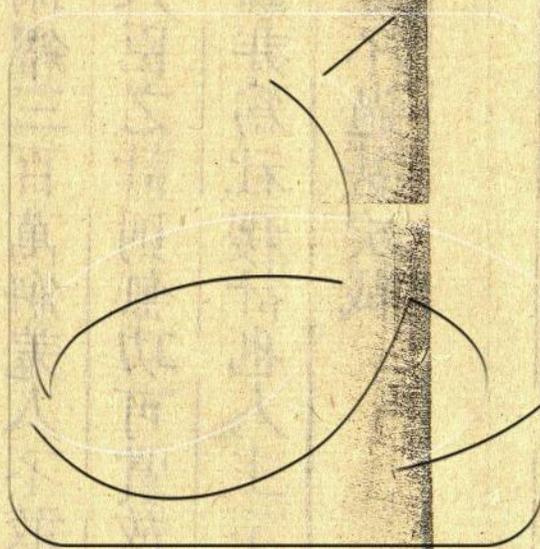
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作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眾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

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保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得以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

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在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貸償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弭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  
 豎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  
 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  
 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  
 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  
 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  
 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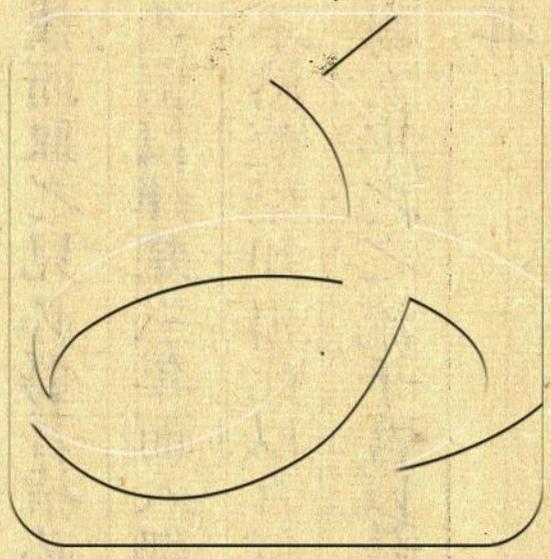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相管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

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闕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弑公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  
 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魯之信史隱攝而桓弑  
 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  
 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  
 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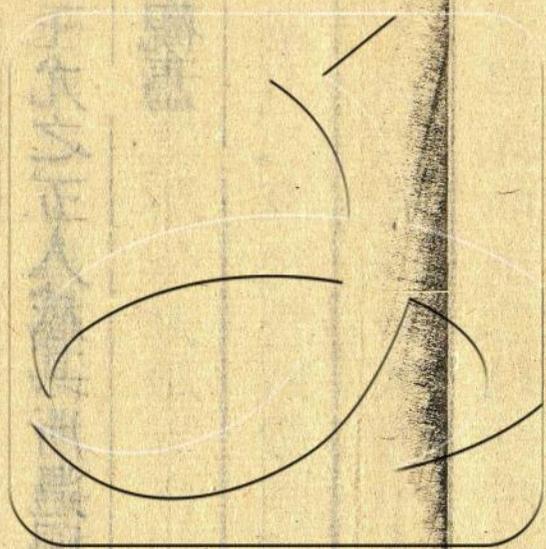
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晉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干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爲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自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元儒之陋

東坡集卷六  
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  
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  
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  
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  
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  
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  
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  
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  
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  
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

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  
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  
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  
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  
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  
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  
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  
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  
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  
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  
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  
君子可以覽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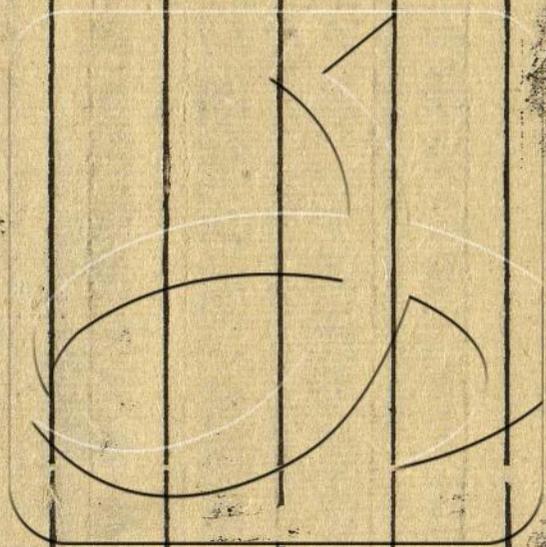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  
 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  
 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  
 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  
 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  
 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刑其國使  
 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  
 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  
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  
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  
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  
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  
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  
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  
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  
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  
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  
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  
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  
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  
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  
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  
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爲  
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上失其道塗之人

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  
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  
而殺夏侯元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  
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  
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  
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  
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與國而仇之其亡不  
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  
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  
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  
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豈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三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

亡季氏之忌克枝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桓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

東坡集卷六  
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令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纘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天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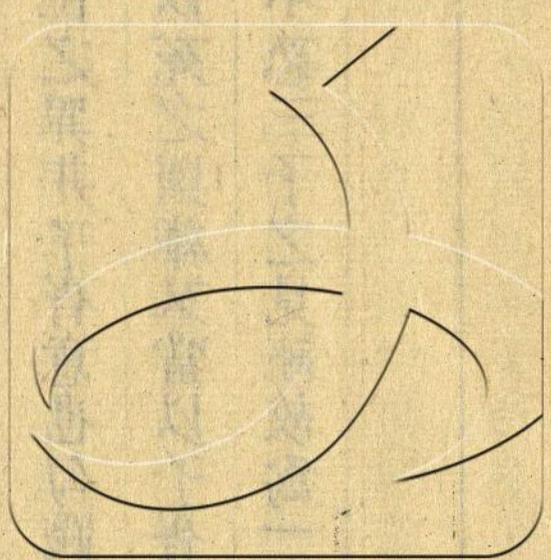
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二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異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疆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疆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

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  
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  
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  
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  
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  
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  
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  
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

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不不全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爲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竒洩治乃可耳至於子胥吳之宗臣與國有亾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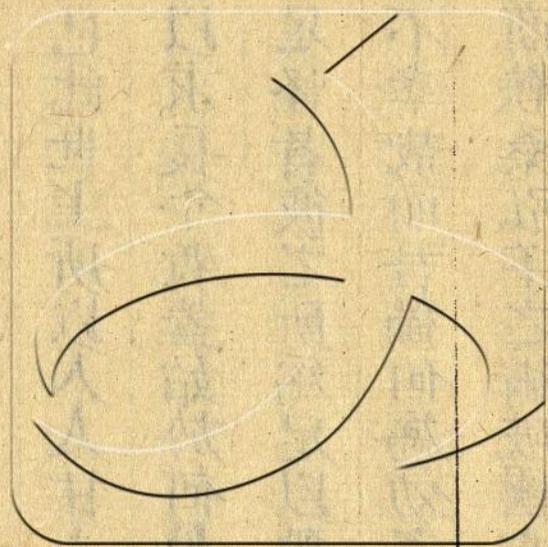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  
 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  
 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之二則論商鞅桑宏羊之功也自漢以  
 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宏羊之功也自漢以  
 來學者恥言商鞅宏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  
 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  
 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

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  
効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宏羊斗筲之才穿窬  
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  
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  
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  
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  
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

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  
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  
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王者專以  
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  
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  
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  
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  
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  
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  
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  
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  
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

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  
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  
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  
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  
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旣并天下分郡邑  
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  
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  
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  
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

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  
藥顏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  
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  
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  
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  
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  
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  
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

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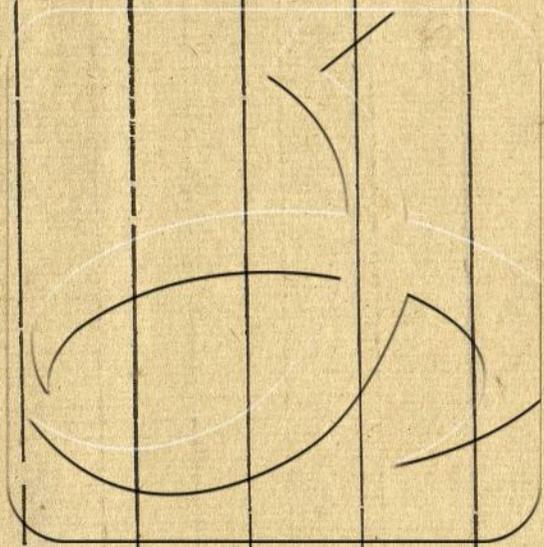
論始皇漢宣李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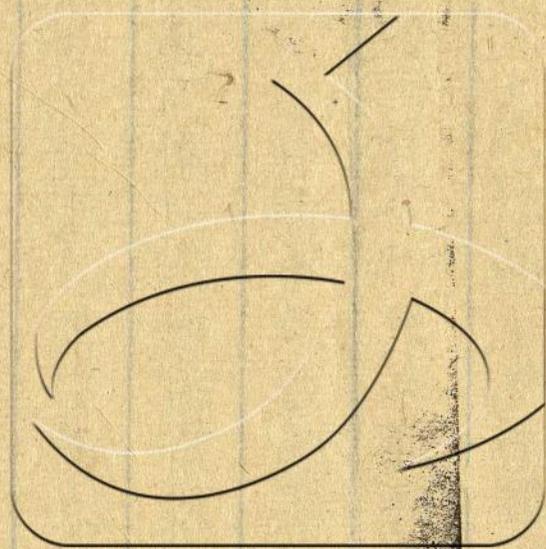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奸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

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  
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  
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  
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  
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  
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  
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  
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

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  
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  
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  
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  
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  
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  
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  
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本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  
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  
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  
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  
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  
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  
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

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  
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  
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  
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人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  
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  
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  
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  
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  
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  
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  
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  
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70025353

